

春秋經傳比事

春秋經傳比事卷三

閻 林春溥 鑑塘

莊公

名同桓公子母文姜
諡法勝敵克亂曰莊

元年

戊子
子儀元年

春王正月

穀梁曰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
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

也位

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

公羊曰內諱奔謂之孫
不稱姜氏貶與弑君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

夏單伯送

公穀並
作逆

王姬

公羊曰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
天子者何不以不稱使天子召而

使之也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
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
主之穀梁曰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躬
君弑於齊使之主婚如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穀梁曰築禮也于外非禮也主王姬
者必自公門出於廟則已尊於寢則

已卑爲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仇辭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哀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爲外禮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

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

王姬歸于齊

公羊曰何以書我主之也

齊師遷紀邢鄆郟

公羊曰遷之者何取之也曷爲不言取爲襄公諱也

二年

已丑○陳宣公杵臼元年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穀梁曰國而曰伐於餘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公子貴

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病公子所以讓乎公也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

公羊曰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禮檀弓曰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

之大功或曰由魯媿故爲之服姊
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禚公羊作部○穀梁曰婦人既嫁不踰竟

踰竟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饗甚矣

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

庚寅○宋閔公捷元年

春王正月朔會齊師伐衛

穀梁師作使○傳曰其不

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

三年春朔會齊師伐衛疾之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夏五月葬桓王綏也

秋紀季以鄒入于齊

公羊曰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後五

廟以存
姑姊妹

秋紀季以鄫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

冬公次于滑

滑公穀並作郎○公羊曰
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

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

四年

辛卯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

公穀並作饗

齊侯于祝丘

穀梁曰饗

甚矣饗齊侯所
以病齊侯也

三月紀伯姬卒

穀梁曰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

○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投師于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楛木

之下令尹鬬祈莫敖屈重除道梁澆營軍臨隨隨人懼

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於漢汭而還濟

漢而後發喪

楚世家曰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爲王楚怒以隨背已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紀侯大去其國

公羊曰齊哀公亨乎周紀侯語之襄公復歸乎紀穀梁曰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

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也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穀梁曰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也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

之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禚公穀並作郚○穀梁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日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

公也何爲卑公也不復隲而怨不釋刺釋怨也

五年

壬辰○楚文王熊賁元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穀梁曰師而曰如衆也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

秋邠犁來來朝

並作黎

五年秋邠犁來來朝名未王命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穀梁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日人何也人諸侯所

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

冬伐衛納惠公也

六年

癸巳春王正月

穀作二月

王人子突救衛

穀梁曰王人卑者也稱名

出之也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

六年春王人救衛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公羊曰衛侯朔何以名絕犯命也其言入何篡辭也

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

右公子職乃卽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枝百世

秋公至自伐衛

穀梁曰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不致則無用見公之惡事之成也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俘公穀並作寶○穀梁曰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惡戰

則殺矣

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驪甥聘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爲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

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

滅之

附錄 秦本紀伐邽
莫戎初縣之

七年 甲午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穀梁曰婦人不
會會非正也

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

夏四月辛卯夜 穀梁作昔 恆星不見夜中星隕 公羊作
實下同 如雨 公羊

日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日星實如雨何以書記異也

夏恆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秋大水無麥苗 公羊曰
記災也

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附錄 秦本紀
邽縣
邽縣滅小號

八年

乙未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公羊曰次不言俟此其言

俟何託不待已也

甲午治兵

治公羊作祠○傳曰爲久也穀梁曰治兵而陳蔡不于矣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

不戰善戰者不此善死者不亡

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

公羊作成下同

郕降于齊師秋師還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

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臯陶邁種

德德乃降姑務脩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

莊公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成葵亡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

成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
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緇之
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
捷吾以女爲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
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
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
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
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
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
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
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
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

九年

丙申○齊桓公小白元年

春齊人殺無知

穀梁曰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也

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九年春雍廩殺無知

公及齊大夫盟于莒

公穀並作暨○穀梁曰公不及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盟納子糾也不日

其盟喻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莒齊無君也

齊世家曰小白善大夫高侯及議立君高國先

陰召小白於莒

夏公伐齊納子糾

公穀並無子字○公羊曰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糾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

也齊小白入于齊

國也其言入何篡辭也公羊曰易爲以國氏常

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齊世家曰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

帶鉤小白佯死魯送糾者行益遲桓公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高侯立之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公羊曰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復讎

也復讎曷爲使微者公也曷

爲不言公復讎者在下也

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

國語曰乾時之役申孫之

我師

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

是以皆止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公羊曰其取之何內辭也勝我使我殺之也其稱子糾何貴也宜爲

君者也穀梁曰言取病內也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

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雖也請受

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

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僂使

相可也公從之

國語曰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爲宰

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

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

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
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若何鮑子對曰請諸魯桓公曰
反之大猶是也桓公曰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令臣在君之
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令臣在君之
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寡君有之必不令臣在君之
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寡君有之必不令臣在君之
鮑叔之言嚴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
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
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爲魯國憂矣嚴公曰若何施伯
對曰殺而以屍投之嚴公將殺管仲齊使未得請也請
君欲親以爲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請
生之於是嚴君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而退比至
三變三浴之桓公親迎之於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
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於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
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
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
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
婦除社稷之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管子對曰昔吾先
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羣對比校民之
有道者設象以爲民紀武遠績以成名合羣對比校民之
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顛毛以爲民紀統本
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
六柄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其

雜處雜處則其言噫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
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閭燕處工就官府處商
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開燕則父與
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
習焉成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士之兄之教
蕭而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
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
比協材且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
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成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
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
夫是故工之子恆爲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
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何擔何服牛軛馬以
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以市賈貴且莫從事於此
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
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
而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爲商食
夫農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擾之以待時雨時
雨既至挾其槍列持鋤以旦莫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
首戴茅蒨身衣襪當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功
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成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
焉是故農之子恆爲農不野處而不成其子弟之學不
者是故農之子恆爲農不野處而不成其子弟之學不

竣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以爲二十

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

焉參國起案以爲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

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

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

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

國安矣桓公曰諾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

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

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

伍修甲兵則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

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

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善管子於是若何管子

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若何管子

家爲軌軌爲鄉之長十軌爲里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

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

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軍令五家爲軌故五

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

千人為旅旅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

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軍旅之

鼓春以饗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

於郊內教旣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

恤禍災共之與人相曉家與家相曉世同居少同遊

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

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固戰則同疆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陸陵井田疇均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百姓富彘不畧則牛羊遂桓公曰不減無奪民時則百姓富彘不畧則牛羊遂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富鄉鄰有鄉帥三家為邑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家為邑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縣下政聽鄉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鄰國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而重為之皮帶以驟聘覲於諸侯以安四鄰則囚鄰之國親我矣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鬻之四方以監其上之所欲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鞮盾一戟小罪謫以金分宥閒罪索訟者三禁而不鑿盾一戟小罪謫以金分宥閒罪索訟者三禁而不鑿鑿斤撮試諸壤土甲兵大足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堂潛使海於有蔽渠弭

於有潁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
以衛爲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使海於有敵渠弭
於有潁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
以燕爲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於有敵渠弭於有
者環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於
備陰西至於濟北至於河東至於紀鄆有革車八百乘
擇天下之甚注
亂者而先征之

冬浚洙

公羊曰
長齊也

十年丁酉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穀梁曰不曰疑戰也
疑戰而曰敗勝內也

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
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
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
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
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
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

公將鼓之，劓曰：未可。齊人三鼓，劓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劓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二月公侵宋

公羊曰：喚者曰侵，精者曰伐。穀梁曰：侵時此其月，何也？乃深其怨於齊，又退侵宋以衆其

敵惡之故

謹而月之

三月宋人遷宿

穀梁曰：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謂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穀梁曰：次止也。畏我也不

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

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

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禮檀弓曰魯莊公及宋人

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縣賁父死之說異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舞較梁作武○公羊曰蔡侯獻舞何

以書絕曷爲絕之養也曷爲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媯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公羊曰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

十有一年

戊戌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

穀梁曰內事不言戰舉其大者其日成敗之也宋萬之獲

也

十一年夏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鄆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雋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

秋宋大水

公羊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穀梁曰王者之後也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塗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

恤民之心

冬王姬歸于齊

公羊曰何以書過我也

冬齊侯來逆共姬

○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猷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

十有二年

己亥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

穀梁曰此邑也其言歸何也吾女也

失剛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

公羊作接

及其大夫仇牧

公羊曰及者何

累也何以書賢也仇牧可謂不畏疆禦矣萬嘗與莊公戰獲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爲人大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惟魯侯爾閔公矜

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
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於門
手劍而叱之萬憚撥仇牧碎其首齒
皆乎門閔仇牧可謂不畏疆禦矣

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
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
子御說奔亳南宮牛萬子猛獲帥師圍亳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
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
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
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
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
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

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十有三年

庚子○周傳王胡齊元年○宋桓公御說元年

春齊侯

穀梁作人

宋人陳人

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穀梁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

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舉人衆之辭也

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

夏六月齊人滅遂

穀梁曰其不日微園也

夏齊人滅遂而戍之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公羊曰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

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

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

求曹子曰願請汝湯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己盟曹子擲劍而去之要盟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三十一
主
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饋而桓公不
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

十有四年

辛丑○杞
共公元年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

宋

公羊曰
後會也

宋人背北杏之會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
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

○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
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
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
而厲公入公問之間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
忌其氣微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覺焉妖不自作人
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

取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
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
言人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
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
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
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
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
命矣乃縊而死

秋七月荆入蔡

穀梁曰荆者楚也其曰荆何也州舉
之也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

蔡哀侯爲莘故緇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
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
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

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
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

哀侯乎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穀梁無宋公衛侯

冬會于鄆宋服故也

十有五年

壬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鄭

公羊

作見鄭人侵宋

秋諸侯爲宋伐鄭鄭人間之而侵宋

冬十月

十有六年

癸卯○晉武公二十八年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

秋荆伐鄭

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爲不禮故也

○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闕則強鉏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公穀並滑有曹伯

伯滕子同盟于幽

公羊曰同盟者何同欲也

冬同盟于幽鄭成也

邾子克卒

穀梁曰其曰子進之也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

史記年表曲沃武公滅晉侯緡以寶

獻周周命爲晉君在前一年

○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爲國請而

免之既而弗報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

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惠王

立而復之

史表周釐王崩于魯莊公十七年子惠王闚立杜註謂惠王立在此年之末

附錄

秦本紀武公卒葬雍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

十有七年

甲辰○秦德公元年春齊人執鄭詹

公羊作瞻下同○穀梁曰人者衆辭也以

人執與之辭也鄭詹鄭之卑者卑者不志以其逃來志之也鄭詹鄭之佞人也

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

夏齊人殲于遂

殲公羊作濊○穀梁曰何爲不言遂人無遂之辭也無遂則何爲言遂其猶存遂也

夏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

殲焉

秋鄭詹自齊逃來

公羊曰善甚侯也曰佞人來矣穀梁曰逃義曰逃

冬多麋

公羊曰記異也

附錄

秦本紀初居雍以犧三百牢祠鄜時梁伯芮伯來朝

十有八年

乙巳○周惠王閏元年晉獻公說諸元年

春王正月日有食之

穀梁

日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

○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鼓

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

假人○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媿歸

于京師實惠后

夏公追戎于濟西

穀梁曰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于我也于濟西者大之

也何大焉爲公之追之也

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

秋有戩

穀梁曰一有一凶
日有戩射人者也

秋有戩爲災也

冬十月

○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於那處使閻敖尹之及文王卽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閻敖游涌而逸楚子殺之其族爲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附錄

史記秦初作伏福社磔
狗於邑四門以禦蠱

十有九年

丙午○秦
宣公元年

春王正月

○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于踳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經皇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

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爲大閹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羊曰諸侯娶一國

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媵從媵不書此何以書爲其有遂事書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穀梁曰辟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其不日數渝惡之也

夫人姜氏如莒

○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爲國爲之師及惠王卽位取爲國之圃以爲圉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詭與詹父田而收膳夫石之秩故爲國

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
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
伐周冬立子頹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穀梁曰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通我國也

二十年

丁未○蔡穆侯彤元年○楚堵敖熊麇元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
歸王處于櫟

夏齊大災

秋七月

○秋王及鄭伯入于鄆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
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
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

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冬齊人伐戎

戎穀梁作戎

二十有一年

戊申

春王正月

○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五月鄭厲公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于珺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

也王以后之鑿鑑予之號公請器王與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冬王歸自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

己酉○鄭文公捷元年○紀惠公元年

春王正月肆大眚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御公毅並作禦

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

齊

陳世家曰宣公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大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即完完懼禍及己乃奔齊

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

完完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

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

擔君之患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

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在畏我友朋使爲工

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三三之否三三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

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夏五月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穀梁曰不言公高傒伉也

冬公如齊納幣

穀梁曰納幣大夫之事也公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

附錄

秦本紀作密時與晉戰河陽勝之○楚世家杜敖欲殺其弟熊暉暉奔隨與隨襲弑杜敖代立是爲

成王

二十有三年

庚戌○楚成王顧元年

春公至自齊

公羊曰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

也此之桓國何以致危之也公一陳佗也

祭叔來聘

穀梁曰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

夏公如齊觀社

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材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師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

後嗣何觀

○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

公至自齊

荆人來聘

公羊曰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楚世家曰成王

禪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

公及齊侯遇于穀

穀梁曰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蕭叔朝公

公羊曰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穀梁曰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

附錄

文十七年傳鄭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

秋丹桓宮楹

穀梁曰禮天子諸侯黜至大夫倉士薳丹楹非禮也

秋丹桓宮之楹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公羊曰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

我貳也

二十有四年

辛亥○曹傳公赤元年

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穀梁曰禮天子之桷

斲之槩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槩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于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斥言桓宮以惡莊也

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

國語作臣聞

之儉德之其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其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穀梁曰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

秋公至自齊

穀梁曰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先至非正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穀梁曰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

娶仇人子弟以薦舍于前其義不可受也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穀梁曰用者不宜用者也

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幣非禮也御孫曰

國語作宗人夏父展

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

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

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晉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公必無患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

公羊曰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

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杜註曰羈蓋曹世子也先君既葬而不稱爵者微弱不能自定曹人以名赴

赤歸于曹

杜註曰赤曹僖公也蓋爲戎所納故曰歸

郭公

胡傳曰此郭公也義不可曉而先儒或以爲郭亡者於傳有之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

郭公善善不能月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及其時與事謂之郭亡理或然也然則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爾

二十有五年

壬子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穀梁曰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卿也

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

附錄

文十七年傳鄭文公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

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穀梁曰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禮也用牲

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一鼓一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

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

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伯姬歸于杞

穀梁曰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公羊曰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

非日月之眚不鼓

○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

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冬公子友如陳

二十有六年

癸丑○衛懿公赤元年

春

公羊無春字

公伐戎

○二十六年春晉士蔦爲大司空夏士蔦城絳以深其宮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穀梁曰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爲曹羈崇也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晉世家曰晉羣公子旣亡奔虢虢以其故再伐晉弗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

甲寅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

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穀梁曰同者有同也同尊

周也于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

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

秋

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穀梁曰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冬杞伯姬來

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

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莒慶來逆叔姬

穀梁曰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

之稱也

杞伯來朝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二十有八年乙卯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

衛人敗績

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

還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

國語曰獻

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
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爲猾戎夏交梓交梓是交勝也公
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爲夫人史
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昔夏桀伐有施有施
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于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殷
亡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于是乎與膠
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
有寵生伯服于是乎與虢石甫比遂大子宜咎而立伯
服大子出奔中申人繒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
今晉寡德而安俾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
乎從政者不可以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
不戒亡無日矣

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
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啟戎
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
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
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晉侯說
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

鄙惟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夏四月丁未邾子瑄卒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

公羊有救鄭救鄭也

楚令尹子元欲壘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

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

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

曰婦人不亡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

入于桔株之門子元闢御懼鬪梧耿之不比爲旆鬪班

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達市縣門不發楚

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

奔桐丘謀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冬築郿

公穀並作微

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

築都曰城

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

公羊曰何以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君子之爲國

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讓也

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國語曰魯饑臧文仲言于

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爲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者如齊告糴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二十有九年

丙辰

春新延廡

公羊曰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讓何讓爾凶年不修穀梁曰延廡

者法殿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何爲書也冬築微春新延廡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

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廡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

而入

夏鄭人侵許

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秋有蜚

秋有蜚爲災也凡物不爲災不書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城諸及防

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皆正而裁日至而畢

三十年丁春王正月

○樊皮叛王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

夏公設並次于成梁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鄆而

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鬪射師諫則執而梏之

秋申公鬪班殺子元鬪穀于菟爲合尹自毀其家以紓

楚國之難

秋七月齊人降鄆公羊曰鄆者何紀之遺邑也降之者何

此何以書盡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日葬閔紀之亡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公羊無濟字

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齊人伐山戎公羊曰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子司馬

不言戰在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驩之爾國語曰北伐山戎剿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

齊世家曰燕莊公送公入齊境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於是分割燕君所至與燕令燕君復修召公之

政納貢於周如成康時

三十有一年戊午○秦春築臺于郎公羊曰何以書譏何

也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公羊曰何以書譏何譏爾達也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公羊曰齊大國也曷爲親來獻戎捷威我也其威我奈何旗獲而過我也

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

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

俘說苑曰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

不可鄰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

中國之所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台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

秋築臺于秦

穀梁曰一年罷民三時廣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

冬不雨

附錄

秦本紀梁伯芮伯來朝

三十有二年

己未

春城小穀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爲管仲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

夏遇于梁丘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

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

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

國語曰昔

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隧商之興也檣机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鷩鷩鳴

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鄗是皆明神之志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饑之生穆王焉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道徙遷焉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乎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囂享焉神賜之士田史囂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公羊曰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為不言刺為季子諱殺也季子之

退惡也不以為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使託若以死然親親之道也

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闕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國人犖自

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
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
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
成季使以君命僖叔即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
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
卒公羊曰飲之無保氏至乎王隄而死立叔孫氏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卽位次于黨氏

冬十月己未

公穀並作乙未

子般卒

公羊曰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

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

冬十月己未共仲

慶父

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

公羊曰莊公之

時僕人鄧扈樂會淫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弑之矣使弑子般

然後誅鄆
樂而歸獄焉

成季奔陳立閔公

公子慶父如齊

設梁曰此奔也其日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苟有所見莫如深也

狄伐邢

春秋經傳比事卷三終

春秋經傳比事卷四

閔 林春溥 鑑塘

閔公

名啟方莊公子母叔姜史記名開諡法在國遭難曰閔

元年

庚申○曹昭公班元年

春王正月

穀梁曰繼弒君不言卽位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

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

元年春不書卽位亂故也

齊人救邢

穀梁曰善救邢也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

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

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

人救邢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落公數並作洛

季子來歸

公羊曰其稱季子何

賢也其言來歸何喜之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

冬齊仲孫來

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閒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

萬爲右以滅耿滅霍

史記曰霍公求奔齊晉大旱卜之霍大山爲祟使趙夙召霍君於

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

晉後懷獻公賜趙夙滅魏還爲大子城曲沃賜趙

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
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
至爲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
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卜偃曰畢
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啟之矣
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
衆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三三之比三三辛廖占之曰
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爲土車從馬足居
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

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二年

辛酉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

殃將至矣遂奔晉

國語曰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于西阿公懼而走神曰

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晉收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諸族曰衆謂虢亡不久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賀大國之襲於己何謬吾不忍俟也以其族適

晉六年虢乃亡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公羊曰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之

禮實以二十五月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爲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何以書議始不三年也

夏吉禘于莊公速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穀梁曰不地故也其不葬不以討母葬子也

初公傅奪卜齷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其仲使卜齷賊

公于武闈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穀梁曰諱奔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穀梁曰其曰出

絕之也慶父不復見矣

成季以僖公適邾其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其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其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其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閒于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

又筮之遇大有三三之乾三三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曰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

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信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

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
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
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
諸河初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
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
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
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其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
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
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
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鄭棄其師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

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

國語曰公之優曰施通于驪姬驪姬問焉

曰吾欲爲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于申生其爲人也小必精潔而大志重又不忍人精潔易辱重債可疾不忍人必自忍也是故先施讒於申生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疆其寬惠而慈於民皆有所行之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夫無乃以國故而行嬖於君君未終命而不沒君其若不惠於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爲仁與爲國不同爲仁者愛親之謂仁爲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衆以爲親苟衆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以衆故不敢愛親衆況厚之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凡民利是生殺君而厚利衆衆執沮之殺親無惡於人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衆誦欲其甚矣孰不惑焉雖欲愛君惑不釋也今夫以君爲紆若紆有良子而先喪紆無章其惡而厚其敗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而其世不廢祀至於今吾豈知紆之善不哉君欲勿恤其可乎若人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唯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沒而亡

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
絕能絕於我必能害我夫政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
吾將圖之驪姬曰以阜落翟之朝夕苛我邊鄙使無日
以牧田野君之倉庫尚不實又恐削封疆君盍使之伐
翟以觀其果於衆也與衆之信讎睦焉若不勝翟雖濟
其罪可也若勝翟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
且夫勝翟諸侯皆懼存邊鄙不做倉粟盈四鄙服封疆
信君得其賴又知可不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說是故
使申生里克諫曰天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
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
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
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
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
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
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
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其是懼何故廢乎

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大
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梁
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羊舌大夫爲尉先友曰衣
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
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
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
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闕其事也衣之羸
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闕之
羸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
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賑於社有常服矣不獲
而羸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羸奇無常
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

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道

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

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大子將戰國語曰至于獲桑翟人出逆申

生欲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

寵二政璧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

危身以速罪也國語申生曰不戰而反我舉滋厚我戰雖死猶有令名焉果戰敗翟於稷桑而

反諷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

焉故成季立之○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

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衛世家曰戴公申元年卒齊桓公率諸侯

代翟爲衛築楚上立戴公弟嬖爲衛君是爲文公○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

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

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春秋經傳比事卷四終

春秋經傳比事卷五

閩 林春溥 鑑塘

僖公

上○名申莊公之子開公之兄
母成風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

壬戌○衛文公燬元年
○秦穆公任好元年

春王正月

穀梁曰繼弑君
不言卽位正也

元年春不稱卽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

國惡禮也

齊師宋師曹伯

公穀並
作師

次于聶北救邢

公羊曰救不言次
此其言次何不及

事也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先言次
而後言救君也君則稱其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公羊作陳儀○傳曰遷者何其意也
遷之者何非其意也穀梁曰遷者猶

得其國家以往者
也其地邢復見也

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

之師無私焉

國語曰男女不
淫牛馬選具

夏邢遷于夷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穀梁曰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

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公羊曰夷者何齊地也桓公召

而緘殺之

楚人伐鄭

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

公羊作打

盟于弊謀救鄭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公羊作纓○穀梁曰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日敗勝內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上之戍將歸者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

公羊作肆穀梁作麗

獲莒挈

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鄆獲莒子之弟挈

穀梁曰公子友

謂莒拏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公羊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賤與

也賦君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己甚矣女子從人者也

附錄

泰本紀綱公自將伐茅津勝之

二年癸亥春王正月城楚丘

穀梁曰楚丘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封衛

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

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

公穀並作夏陽○穀梁曰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以其先晉不可以不

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寒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
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
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
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
不道入自顛輪伐鄭三門冀之旣病則亦唯君故今虢
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
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晉
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公羊作貫澤穀梁曰貫之盟不期而至

者江人黃人也江人黃人者遠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爲諸侯皆來至也

秋盟于貫服江黃也

○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冬魚○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冬十月不雨穀梁曰不雨者勤雨也

楚人侵鄭

冬楚人伐鄭鬬章囚鄭聃伯

三年甲子春王正月不雨

三年春不雨

夏四月不雨穀梁曰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徐人取舒

六月雨穀梁曰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也易內

傳曰魯僖遭旱修政自勅下鐘鼓之縣
休繕治之官雖則不雩而時雨自降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公羊曰此大會也曷爲未言爾桓公曰無障谷

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穀梁曰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措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

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

冬公子

穀梁有季字

友如齊蒞盟

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蒞盟

楚人伐鄭

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

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

四年此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

國語曰南征伐楚濟汝踰

方城望汶山使貢絲於周而反荆州諸侯莫不來服

夏許男新臣卒

穀梁曰死于師何為不地內桓師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公羊曰喜服楚也楚有王者則後服楚無王者則先叛夷

狄也而亟病中國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荆以此爲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爲主也

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齊人執陳轅濤塗

轅公穀並作袁○穀梁曰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於是哆然外齊侯也不

正共踰國而執之也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

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閒其其資糧屣履其可

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

公羊曰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

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口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穀梁曰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內師也

秋伐陳討不忠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穀梁曰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

葬許穆公

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

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而有以衮斂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

公羊作茲下同

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

許人曹人侵陳

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蕕十年尙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

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

克里成謀國語反

自稷桑處五年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日吾固告君曰得衆衆弗利焉能勝翟今翟翟之善其志益廣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己子爲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驪姬謂乃其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唱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鳥人皆集於苑己獨集於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爲夫人具下爲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奠不殮而寢夜半召優施曰翼而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乘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大如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

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實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彼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

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國語

盡逐羣公子乃立奚齊為始為令嗣無公族焉

附錄

史記年表秦迎婦於晉晉太了申生姊也

五年

丙寅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

春秋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公羊曰曷爲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

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蔦爲二

公子築蒲與屈不愼實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蔦

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

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愼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

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

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愼退

而賦曰狐裘羸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

披伐蒲

國語作奄楚又作寺人勃鞞

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

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

國語曰重耳出

亡及柏谷卜筮齊楚狐偃曰無卜焉夫齊楚道遠而望

大不可以用往道遠難通望大難走困往多悔若以僂

之慮其翟乎夫翟多怨可以共憂今若休憂於翟以觀晉

不過可以竄惡多怨可以共憂今若休憂於翟以觀晉

國且以監諸侯之爲其無不成乃遂之翟

杞伯姬來朝其子

穀梁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

是杞伯失夫之道矣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

夏公孫茲如牟

夏公孫茲如牟娶焉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

止

公穀並作首戴下同○公羊曰曷爲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穀梁曰及以會尊之也

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

○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

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爲之請於諸

侯而城之美遂譜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

侯由是得罪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公羊曰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日而後凡也穀梁曰無中

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

鄭伯逃歸不盟

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

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

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

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穀梁曰其不日微明也

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

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

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

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

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偏乎親以寵偏猶尙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

穀梁曰挈其妻子以奔曹國語曰以其孥適西山三

乃亡

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

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曰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也

公羊曰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

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

穀梁曰亡虢五年而後舉虞異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

媵秦穆姬

秦本紀曰既虜百里侯以爲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侯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

其賢以五殺羊皮贖之與語大說投之國政號曰五殺大夫侯諫曰臣不及友蹇叔終公厚幣迎蹇叔以爲上

夫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

虞且言易也

六年

丁卯○杞成公元年

春王正月

○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
卻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

梁

國語曰居二年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穀梁曰伐國不言圍

邑此其言圍何也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

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

時城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穀梁曰善救許也

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偃
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與櫬
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

釋其縛受其璧而被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冬公至自伐鄭

穀梁曰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

七年

戊辰

春齊人伐鄭

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疆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

夏小邾子來朝

鄭殺其大夫申侯

穀梁曰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

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

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
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
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
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甯

梁作甯

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
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
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
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
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
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好

之謂禮守命其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覺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旣爲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閒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於齊

曹伯班卒

班公羊作般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

難于齊

周木紀曰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有寵於惠王襄王畏之

八年

己巳○曹共公襄元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

男曹伯陳世子款

公羊有鄭世子華

盟于洮

穀梁曰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

鄭伯乞盟

穀梁曰乞者重辭也重是盟也

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

而後發喪

夏狄伐晉

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爲右以敗狄于采桑梁由

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

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

也復期月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公羊曰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夫人何以不稱姜

氏既曷爲貶譏以妾爲妻也

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

○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九年

庚午○周襄王鄭元年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御公殺並作禦○公

羊曰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

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
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昨曰
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昨齊侯將下拜孔曰且
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
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
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公羊曰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穀梁曰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

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楮
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公羊曰何以日危之

也葵丘之會桓公震

而伶之叛者九國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

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

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

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

曰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爲城而汾河涑

治以爲淵戎翟之民實環之汪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

懼之今晉侯不量齊德之豐否不度諸侯之勢釋其

閉修而輕於行道失其心矣君子失心鮮不天昏

甲子公羊作晉侯佹諸卒佹公穀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不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

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

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

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

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殺公羊作弑○穀梁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予也

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

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

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

列女傳曰乃戮驪姬鞭而

殺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

爲也荀息有焉

○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令不及

魯故不書○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

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國語曰既殺奚齊卓子及驪姬

甲克不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擾得

日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

必稿落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重耳曰非喪誰

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小小大喪大

亂之鈞也不可犯也父母死爲大喪讒在兄弟爲大亂

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

重耳父生不得供備洒掃之臣死及不敵位喪以重其

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在困民而

順之苟衆所利鄰國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

呂甥卻稱亦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於梁曰子厚賂秦

人以求入吾主子夷吾告冀爲曰呂甥欲納我冀爲曰

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子盍盡國以賂

外內無愛虛以求入既入而後圖聚公子夷吾出見使

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敢

久則恐諸侯之謀徑召君於外也盍請君於秦乎大夫

祭典無及於使寡君之紹統昆裔隱悼播越託在草
莽未自所及又使之以寡君之不降喪亂並臻以君之
事鬼神臨喪人克使其卒卒臣莫敢寧處將待君命
若若也爾耐授不忘先君之好等收其遺遺裔而建
之德以正其祭也且其國其國家及其民人而羣臣受
其大德皆國其誰非君之羣使臣也穆公許諾反使者
使公子繫弔公子重耳於翟曰寡君使繫弔公子之
事又申之以喪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失國常於喪時
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國之重耳告舅犯舅犯日不
可亡人無視信仁以爲親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
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重耳身
上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它志以辱君義
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公子繫退弔公子夷吾
於梁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勤我矣
冀芮曰公子勉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微幸不亦可
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
公子繫口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
萬雙大夫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君
苟輔我吾必遂矣亡人苟入且入河外列城五黃金四
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繫
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
首不沒爲後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沒於利
也公子繫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置仁

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
仁以滑其中且可以進退是故先置公子夷吾實爲惠
公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卻芮曰公子
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
能鬪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
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
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
能克是吾利也○宋襄公卽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
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爲左師

十年

辛未晉惠公夷吾元年
宋襄公薨文元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狄滅溫溫子奔衛

十年春秋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卽狄又不能於

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晉里克弑其君卓

公羊作卓子

及其大夫荀息

公羊曰何以書賢也荀息可謂

不食其言矣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穀梁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殺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

其殺之不以其罪也里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

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

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

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

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劔而死於

是不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國語曰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

寡人過殺我社稷之鎮孰偃聞之曰不謀而諫者冀芮也不圖而殺者君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

忠受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罹天之禍無後志道者勿忘將及矣

秋七月

○晉侯改葬其大子

國語曰惠公出其世子而改葬之臯

是人斯而有是臯也貞為不聽信為不誠國斯無刑始居幸生不更厥貞大命其傾威今懷今各聚爾有以待

所歸今猶今違今心之哀今歲之二七其靡有微

秋狐

分若翟公子吾是之依今鎖撫國家為王妃今
襄適下國遇大子大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界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傲於韓

冬人雨雪

公羊作雪

○不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卻稱冀芮實爲不從
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茂不濟矣冬秦伯
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卻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
殺不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其華右行賈華叔堅騶
歆欒虎特宮山祁皆里平之黨也國語曰平鄭之自秦
其華曰可以入乎共華曰二三子皆在而不及子使於
秦司哉不鄭入君殺之共賜謂共華曰子行乎其及也
其華曰夫子之入吾謀也將待及賜曰孰知之共華曰
不可知而背之不信謀而困人不知困而不死無勇子
姑待死我平豹奔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
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眾焉能殺違禍誰能出

君

十有一年

壬申

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十一年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

○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
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
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禮
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夏揚拒泉臯伊糴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
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

秋八月大雩

穀梁曰雩月正也雩得
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冬楚人伐黃

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附錄

竹書雨
金于晉

十有二年

癸酉

春王三月

穀梁作
正月

庚午日有食之

○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邾懼狄難也

夏楚人滅黃

穀梁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

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

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其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滅黃

秋七月

○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

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公羊作處日

十有三年

甲戌○陳穆公款元年

春秋侵衛

○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穀梁曰其曰諸侯散辭也桓德衰矣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鄆穀梁並作繪

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

使來朝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穀梁曰林屬於山爲鹿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

春秋左傳卷之五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狄侵鄭

冬蔡侯辟卒

殺梁曰諸侯
附卒惡之也

○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附錄

楚世家成王二十六年滅英

上有五年

丙子○蔡莊
公甲午元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卽諸夏故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遂次于匡

穀梁曰匡梁事也次止也有畏也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

救徐徐也

穀梁曰善救徐也

三月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夏五月日有食之

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秋伐厲以救徐也

八月螽

穀梁曰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

九月公至自會

公羊曰桓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致久也

季姬歸于郕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冬宋人伐曹

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

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傳作九月壬戌在震夷伯

之廟之前○公羊曰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

晉侯之人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

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

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

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不與

國語曰惠公入而背外內之略輿人誦之日後

之見飯果喪其田許之見詐果喪其略得國而無終逢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典晉饑秦輸之

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

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三

三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

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

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

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

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

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

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

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積陰血周作張脉

債與外疆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鬪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捭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人而未定矧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淨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戚也寡人之從

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
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
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縈弘與女簡璧登
臺而履薪焉使以兔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
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
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
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旣而喪歸焉用之大夫
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
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
歸晉君公子縈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
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
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

祥乃許晉平

國語曰穆公歸至於王城合大夫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與復之孰利公

子繁曰殺之利逐之恐構諸侯以歸則國家多慮復之

則君臣合作恐為君憂不若殺之公孫枝曰不可恥大

國之士於中原又殺其君以重之子思報父之讐臣思

報君之讐雖微秦國天下孰不思公子繁曰吾豈將徒

殺之吾將以公子重耳代之公孫枝曰殺其弟而立其

兄兄德我而忘其親不可謂仁若勿忘是再施而不遂

也不可謂知君曰然則若何公孫枝曰不若以歸以要

晉國之成復其君而質其適子使子父代處秦國可以

無害是故歸惠公而質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

子圍秦始知河東之政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

之子金敎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

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圍也眾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

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眾

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

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眾

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

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

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

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

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

三三之睽三三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刳羊亦無
益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
猶无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羸敗姬車說
其輓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
孤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
於高粱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
及此大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
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
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僇沓背憎職競由
人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
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
圍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

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
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
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
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
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
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
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
刑非人臣也臣而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
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
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
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

置官司焉

齊世家是歲晉仲陽期此官

十有六年丑春王正月戊申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

過宋都

公羊曰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

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
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
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
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穀梁曰大夫日卒正也稱公弟叔仲賢也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

○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穀梁曰大夫日卒正也

○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王以
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冬十一月乙卯鄭殺
子華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
伯于淮

十二月會于淮謀鄆且東略也城鄆役人病有夜登丘
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十有七年成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十七年春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

○夏晉大子圉爲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惠公之在梁
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
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

閼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爲宦女焉

夏滅項

帥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十

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十

九月公至自會

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

冬

公羊無冬字

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

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天子雍巫有寵於衛其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

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

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

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杜註六十

十有八年己卯○齊孝公昭元年春王正月宋公會公羊有會字曹伯衛人

邾人伐齊穀梁曰非伐喪也

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

○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旣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

鑄兵故以鑄三鐘

夏師救齊穀梁曰善救齊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鹹齊師敗績公羊曰曷爲不使齊主之與襄

公之征齊也穀梁曰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

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鹹立孝公而還

狄救齊

穀梁曰善救齊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秋八月葬齊桓公

冬邠人狄人伐衛

穀梁曰狄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代衛所以救齊也功近而德遠矣

冬邠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

○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

十有九年

庚辰

○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宋人執滕宣公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鄆子

公羊作人

會盟

公羊無盟字

于邾

公羊曰其言會也

己酉邾人執鄆子用之

穀梁曰惡之故謹而日之

也用之者叩其鼻以衄社也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

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

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

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

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

爲幸

秋宋人圍曹

傳在衛伐邢之後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衛人伐邢

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冬

公羊有公字

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

梁亡

公羊曰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

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

懼而潰秦遂取梁

二十年

辛巳

春新作南門

穀梁曰作爲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門者法門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敢寒從時

夏郟子來朝

公羊曰郟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

五月乙巳

西宮災

公羊曰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

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

鄭人入滑

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秋齊狄盟于邢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冬楚人伐隨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二十有一年

壬午春秋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二十一年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夏大旱

穀梁曰旱時正也

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
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
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孟公羊作霍穀梁作

雩

執宋公以伐宋

公羊曰曷爲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

秋諸侯會宋公子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

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

公羊曰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

日夷諫曰楚疆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日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此乎公子日夷歸設守城而守國

冬公伐邾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
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爲之言

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
須句是崇皞濟而脩祀紆禍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殺梁曰捷軍得也其不曰宋捷河也不與楚專釋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殺梁曰會者外爲主焉爾外釋

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日之也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

冬會于薄以釋之

公羊曰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

樓之神靈吾國已有若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走之衛公子曰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然後逆賈公歸

春秋經傳比事卷五終